

锋线科幻系列

王晋康 著 >>

类人

>>
作家出版社

锋线科幻系列

王晋康 著

人琴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类人/王晋康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12
(锋线科幻系列)

ISBN 7-5063-2528-4

I. 类… II. 王… III. 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6483 号

类 人

作者: 王晋康

责任编辑: 陈晓帆

特约编辑: 姚海军

装帧设计: 田 晟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70 千

印张: 9

插页: 2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528-4/I·2512

定价: 1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序 □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叫做《科技时代的文学》。

那是我刚开始做科幻杂志的时候，整个的思维还停留在主流文学的语境里，所以，那篇小文并不是讨论科幻小说特殊处境的。那时，刚刚接触了一些中外科幻作品，也读了一些科学方面的入门书。突然从科学的发展，想到当代文学中各种以技巧实验为特征的流派纷呈的局面，因此有感而发。意思是说，至少在中国文学界，很少有创作者会认为自己的创作与这个时代迅速崛起的科学思想，与这个时代日益精细且系统众多的技术手段之间有着什么联系。但这个时代的文学那种崇尚技术、追求形式革新的热情，其实是与科技时代的来临有着必然的联系。

说得具体一点，这个时代的科学，再不是哥白尼们、牛顿们那个时代宏观的、整体的、改变着我们对生命、对宇宙看法的科学了。大多数时候，科学呈现出来的是细分和局部，是物质幽暗结构的深入挖掘（有时是假设与猜想），是细微的条分缕析。这样的科学更多是技术而不是思想，更多是枯燥的深入而不是整体的把握，是细究一点



而不及其余。而在风起云涌的现代派文学中，与这样的科技研究方式相映成趣的方式比比皆是。这些情形当然都是首先从国外兴起的，然后，以文学的方式传入国内，所以，我们不大感觉得到这种局面的出现与这个时代的科学方法有着什么必然的联系，而只将其视为文学独立发展的结果。

科学并不只是关乎科学本身，科学本身在今天已经是一种方法论，其影响早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文学当然也不能例外。今天，当我们讨论文学影响的式微时，更多强调与一些新兴媒体竞争时所处的劣势地位，而不太愿意从文学的过分内转、过分技术化方面去寻找原因，反而把这一切当成了高雅的文学的一些外在标志。

与之相映成趣的却是，科幻小说这样一个从科学启蒙时代，从工业革命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文学样式，却获得了越来越广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科学文明的潮流在哪个国度涌起，那个国度中科幻文学便开始蓬勃兴起；科学文明的力量对哪一种文化形成激荡，科幻小说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必然从这种文化中破土而出。科幻小说诞生于英国，而后法国，而后美国，而后前苏联等东欧国家，而后日本。而后西风东渐，我国的科幻小说也随着国家与人民对于科学的态度变化而起伏，经过数十年起伏不定的发展，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与力量。

所以，当我今天为王晋康和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出版写点什么时，多年前那篇小文的标题又在心头浮现了。但意思却与前面那些想法大不相同。前面说过，是文艺复兴后的科学技术进步与工业革命造就了科幻小说的诞生与繁

荣，并在文学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局面，不需要多深的考究功夫，但凡去过西方发达国家，逛过几家外国书店，就会看到，科幻小说在其文学出版中占到了怎样一份巨大的份额。而今天的中国，以杂志为载体的中、短篇方面已经有了骄人的成绩，王晋康与刘慈欣两位成长于不同时代的工程师正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的事业有些寂寞——虽然说这种远离文坛功利喧嚣的寂寞很多时候是不得已的，不得已地把自己的写作变成非功利的写作，但也因此沉静，因此在写作时更多倾听科幻小说在自己心中、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成长的声音。

这样的写作，这样的努力，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其意义是建设性的。其最大的意义就是在思考世界、种族与个人命运的时候，加进了这个时代越来越大的科学力量的影响。在所有人类活动背景中考虑了科学的因素。在今天的中国，科学技术对个人、对地区、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了，不管是讨论当下个体的生存境况，还是一个群体在这个世界的未来，已经不可以剔除科学的因素。而文学不可能永远对此视而不见了。科幻小说正是文学对这种变化作出积极回应的结果。

科幻文学的开山之作出自一个传统作家之手，这个人就是大诗人雪莱的妻子，一个哥特式小说作家。但在中国，情况却有些特别。是那些学习科学或以科技为职业的人开始了最初的尝试。更重要的是，当今天中国的科幻文学创作正走向成熟与繁荣的时候，其丰硕的成果还处于主流文学的视野之外。既然科幻文学是因应了时代的变化而产生的，它就必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可喜的是，科

幻文学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读者群。这个读者群是一个年轻而敏锐的群体，他们对于主流文学中太多的回顾，太多的内省多少有些厌倦了。他们知道，不管是个人还是个人所在的国家或民族，最最重要的不是过去，甚至也不是当下，而是未来。而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石，除了通常意义上的道德人文和伦理精神，科学知识与精神是一个更重要的基石。科学把人们的眼光引导向未知世界。而所有的未知，从时间的坐标上，那惟一的求解之处就是未来。于是，科幻小说家们便把文学中幻想的传统复活了，结合了科学所提供的认知水平与更加宏大的推测，来想象揭示人类未来生活的面貌。

所以，这套以王晋康和刘慈欣两个当下中国科幻文学最高水平的代表者打头的丛书，便以“锋线”这样的词来命名了。而绝非是要与主流文学界的所谓先锋文学界扯上一点亲缘关系。科幻文学一开始就采用了相对来讲比较通俗的小说形式，而且从来不以先锋为标榜，因为，在当下中国，面对未来的写作，力争把起源于西方的科学精神纳入中国文化的努力，这种努力本身，便具有了相当的先锋意味，至于形式的通俗与否，倒成为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科幻小说要么被看成儿童读物，要么被看成科普读物中的一个门类，很多科幻作家为了作品的出版，不得不去适应过去出版界存在的认识误区，最后的结果是，那样的出版工作，损害了许多有前途有潜力的科幻作家的原创能力，而原创能力一旦被破坏，要想恢复，至少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其

实，科幻小说就是科幻小说自身，而不是其它任何一种东西。现在，作家出版社这样级别的正规文学出版社关注到本土科幻作家的创作，并且愿意出版他们两人，以至更多科幻作家有相对成熟风格的作品，真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作为两位作家的朋友，我要向他们表示祝贺，同时，也要感谢作家出版社别具慧眼的编辑与领导们。

再过若干时候，有人来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进行系统研究的时候，这套丛书的价值会显现出来。以我个人的观察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意味着中国长篇科幻小说成熟期的到来。也可能意味着市场收获期的到来。

《科幻世界》总编 阿 来

目 录

序 / 阿来 →	1
楔子 →	2
仇恨 →	37
司马林达之死 →	55
追踪 →	81
放蜂人 →	97
KW0002 号太空球 →	105
真相 →	117
生死之间 →	130
上帝 →	150
两个谜底 →	158
谋杀 →	171
反攻 →	179
访问 2 号 →	203
类人之潮 →	228
后记 →	271

资料之一：

……只要我们对世纪之交的科技进步作一次鸟瞰，就能闻到暴雨前的腥风。科学技术，这个神力无比的飞去飞来器，不再仅仅用以改造客观世界，它已折转身来变革人类。试管婴儿技术曾在伦理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如今风平浪息，它已成了医疗技术中的标准操作；克隆绵羊多莉激起了更强烈的地震，但余震犹在，克隆人类技术便瓜熟蒂落。科学家对人类的近亲——同为哺乳动物的老鼠——进行了成功的基因嵌接，在下个世纪，肯定将用这项技术去改造人类。至于用人工智能增强的“人机人”，相信在下个世纪必定会出现。

这些科学进步足够惊心动魄了，但若比起另一项尚在襁褓中的技术，它们实在微不足道。1997年1月24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举行的美国科学促进会上，著名的基因科学家克雷格·文特尔说，他已完成了对20种最简单生物的基因测序，其中最简单的生命只需要不到300个基因，以目前毫微技术的水平来说，完全能用激光钳和扫描隧道显微镜来排列原子，构成最简单的人造生命——想想吧，这是真正的、彻头彻尾的人造生命，它的制造不需借助任何“上帝的技术”，所以，当用“纯物理”方法制造的第一个生命问世后，上帝就可以彻底退休了。

（摘自科幻小说作家王晋康在1997年国际科幻年会上的发言）



□ 楔 子 □

2

何不疑今天上班时特意提前了半个小时，他驾着氢动力飞碟来到“2号”上空，不过并没有马上降落。他推动操纵杆，小飞碟扶摇直上，一直钻到云层里。脚下是熟悉的家乡风光，西北一片崇山峻岭，西南是波平如镜的丹江水库，一条白带蜿蜒向南，这是汉水。东南有山势较缓的桐柏山，这是千里淮河的源头。几条磁悬浮高速列车和高速公路在东南方的南阳市汇聚，组成一个壮观的米字形。

小飞碟浮出云层，云层像河水一样平稳地向后流去，松软的云堆绵亘千里，被朝阳涂上艳丽的金红。有的云堆像瀑布，有的像乳房，有的酷似清朝的官帽，从锥形的圆顶上泻下一圈瓔珞。何不疑忽然想到自己的童年，五十年前，他出生在八百里伏牛山中一个相当闭塞的小山村，童年时他是泡在奶奶的神话故事中长大的。那时他常常仰坐在山坡上，嘴里嚼着一根草茎，痴痴地看着蓝天上的白云，棉花状的，羽毛状的，奇形怪状的，白云在澄碧的天穹上悠悠飘着，无始也无终。彩云中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有悬云寺、小和尚和人参姑娘？（悬云寺是一则美丽的神话传说，善良的小和尚和人参姑娘为了逃避恶和尚的迫害，把人参汤浇到寺院四周，借人参的神力使寺院升到空中，在这个过程中，几位人参姑娘甘愿作了牺牲。）有时他甚至能真切地听到，云层中有清亮的小女孩的笑声！

如果他早生二百年，他可能会永远遐想下去，甚至向奶奶的神话中再添几勺浓汤。不过他是生在二十一世纪，他很快走出了山村，很快就在飞机上看到了真实的云层——于是，神秘感消失了。

消失的可不仅仅是对朝霞彩云的神秘感。如今他是世界上有名的生物学家，能把上帝的“最终的”魔术还原成精巧的技术——非常非常精巧，但毕竟是人类可以掌握的技术，在这里，神秘感也消失了。

他摇摇头，抖掉这些思绪。今天的浮想联翩是正常的，因为他的人生很快就要有一个大的转折。他决定提前退休，开始他的新事业，一项全新的、充满了未知和风险的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新事业是对前半生的反叛。

飞碟下方就是“2号”，是地球上仅有的三个类人工厂中的第二个。它坐落在中国的中原地带，这儿到处是风化严重的丘陵和浅山，土壤贫瘠。不过，在合成食品占据人类食物的主流后，这里已退耕还林，葳蕤浓绿的植被严严地遮盖住红色的土壤，到处是小叶杨、柳树、榆树、板栗、柿树、乌桕、椿树……正是收获的季节，柿树上挂满了小小的红灯笼，栗子树上藏着浑身尖刺的毛栗子，麻雀、喜鹊和鹌鹑在浓密的枝条中叽喳着。而2号工厂恰如半埋在绿茵之中一个巨大的灰白色的鸟蛋。

一个漂亮的软壳蛋。超强度的碳纳米细丝结成的防护网把整个工厂严严实实包裹起来，在秋风吹拂下，卵形的防护网轻轻地波动着。网是双层的，其中充盈着强大的微波场，任何活的生物物体都休想通过这道藩篱，包括飞鸟、昆虫乃至细菌和病毒。工厂地下是整体浇筑的混凝土地基，与围墙连成一体，嵌有大量的传感器，足以对任何越界而入的破坏者发出早期警

告。在二十一世纪末的大同社会里，这样严密的防卫实在罕见。

何不疑把小飞碟降落在鸟蛋外的停机坪，这会儿2号的员工大都已经来了，密密麻麻的小飞碟、单人飞行器和微型飞机就像雨后的蘑菇。他跳出飞碟，向大门走去。大门口有两个通道，左边是物品通道，所有从这儿进出的物品都要经过高强度伽马射线的照射，任何隐藏在物品中的生命都会被杀死，哪怕是藏在五十毫米厚的铅箱内。另一个是人行通道。进入2号的所有人员，即使是联合国秘书长，都要在这里脱去衣服，经过淋浴消毒，再换上2号特制的白色工作衣。消毒只是表面上的用处，实际上相当于文明的搜身检查，以保证没有夹带。淋浴间原来设计为两个，男女分用，但这种“旧时代的礼节”遭到2号职员毫不留情的嘲弄，所以，现在的淋浴间是男女共用的。

他经过例行的指纹和瞳纹检查，走进消毒通道。秘书丁佳佳刚刚脱光衣服，把衣服放在标有个人姓名的存衣柜中。佳佳向何总问了好，何不疑心不在焉地说：“你好，佳佳，你真是个漂亮的姑娘。”

佳佳扬起眉毛，忍住唇边的笑意，虽然每天上班前的这个“裸体聚会”已经习以为常，但2号里形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这里是工作场所而不是社交场所，这里的所有人都应被看作是中性的。因此，在这里夸奖一个裸体姑娘的美貌不能说是得体的举动。不过丁佳佳知道，何总是一个多少有点古怪的人，对于何总不太得体的寒暄，佳佳一笑了之。何不疑是2号的技术权威，是这里的灵魂。三十年前，位于美国亚利桑那沙漠的“1号”创建时，何不疑就是重要的参与者，五年后，他又到这里创建了2号。他的目光深邃，但常常被梦游般的浮云所遮蔽，在他陷入深思时，最漂亮的姑娘在他眼里也等同于书桌和文件柜。也许这种心不在焉的神态更增添了男性魅力，何不疑四十六岁还未结婚，那时他是众多女职员注目的目标。不

过佳佳当上他的秘书时，何总已经结婚了，妻子宇白冰是一个三十四岁的姑娘，身材娇小，笑容温婉，是那种典型的古典美人。她已经有了身孕，预产期听说就在这几天。

佳佳进入热风区时，见何总已脱了衣服，踏上喷水区的自动人行道。强力水流从上下左右一齐喷来，在他身上打出一团团白雾。何不疑身体壮健，肩膀宽阔，肌肉凸起，只是腹部过早地鼓起来了。何不疑走过喷水区后睁开眼睛，注意到了佳佳的目光，便解嘲地拍拍圆滚滚的肚子：

“没办法。从结婚后它就膨胀，三年了，再怎么加强锻炼也止不住它。我想一定是我妻子做的饭菜太可口了。”

他们在热风区吹干身体，穿上白色的工作服，走过内门。收发室的刘小姐告诉何总，有他的一个包裹，包裹品名写的是金华火腿。何不疑笑了：“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寄来的，上次聚会时他许下的诺言，他大概忘了我家的地址，只好寄到2号来了。这可是真正的金华火腿，不是合成食品，哪天到我家去品尝。”

刘小姐问：“是否放到你的飞碟上去？”

何不疑略略沉吟：“不，给我吧，也许今天中午我就拿它请客。”

他用左手轻松地拎上竹篓，与佳佳一块儿登上主楼。主控室在大楼的最顶层，四周是圆形的落地长窗，俯瞰着厂区的全貌，碳纳米管的护网在他们头顶三十米处均匀地向下洒过来。夜班人员向他们问了早安，电脑霍尔的面孔出现在大屏幕上：

“早安，何先生，昨晚一切正常。”

“早安，霍尔，谢谢你的工作。”

“夫人可好？她的预产期快到了。”

“谢谢你的关心，她很好。我想产期就在这几天吧。”

双方含笑对视，何不疑走过去，用额头碰碰屏幕里的霍

尔，这是两人已经习惯的亲昵动作。霍尔是一部人格化的电脑，是一个藏在芯片迷宫里的活人，和何不疑是二十五年的老朋友了，它的智力最初是由何不疑创建的，但现在，它已成了控制2号运转的灵魂。它不再仅仅是一台机器，在它和何不疑的交谈中，已经有了真正的感情交流。有时，何不疑甚至对它心怀歉疚——为了2号的安全，霍尔是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它要孤独地囚居在2号，直到地老天荒，这对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电脑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所以，只要有闲暇，何不疑常来和它聊天。这会儿何不疑交待道：“客人马上就到。准备工作做完了吗？”

“好了。”

何不疑向电脑内插入一块磁卡：“这是我和工厂总监共同签署的特别行动令，请核对。”

三秒钟的停顿后，霍尔说：“密码核对无误，我将立即执行。”

“执行吧。”

总监杰克逊也到了。他是一名矮胖的英国人，秃脑袋，一双浓眉。他问何不疑：“指令输入了？”

“嗯。”

他看着何不疑：“老何，我昨天给你太太通过话。”

“我知道，内人已转达了。谢谢你的再次挽留，但我去意已决，不会变了。”

杰克逊叹息一声：“那好，回家抱儿子或女儿吧，你太太说，预产期就在这几天。”

何不疑笑着纠正：“肯定是儿子，内人已做过B超。”

杰克逊拍拍他的肩膀：“祝你新生活愉快，不过，要首先预祝今天的演习成功。”他转身回总监室。

佳佳过来告诉何总，他邀请的两名客人已经到门口了。何

不疑打开监视屏，见两位客人在门口进行指纹和瞳纹鉴定，然后走进淋浴间消毒。一位是七十五岁的俄国人斯契潘诺夫，世界级的侦探推理小说作家，即使在二十一世纪末，“电脑作家”仍不能战胜他。他的作品十分机智，悬念巧妙，一波三折，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斯契潘诺夫是一位世界公民，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但他身上仍有浓重的俄国味，身材魁梧，方下巴，阔肩膀，浓眉下是一双深沉机敏的眼睛；须发已经全白了，连身上的汗毛和阴毛都是白的，活脱一只毛色纯白的北极熊。另一个客人是二十二岁的中国姑娘董红淑，《大公报》的名记者，长得娇小玲珑，娃娃脸，乳房坚挺，腰部纤细，一头黑亮的披肩发。这会儿她已经擦干身体，正在穿2号的工作衣。可能是斯契潘诺夫说了什么笑话，董红淑在纵声笑着，笑得毫无顾忌。

何不疑关了屏幕，简短地说：“你去迎接他们吧。”

两个客人走出消毒通道，董红淑摇了摇新浴之后蓬松的头发，迫不及待地打量着2号，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眼前的景物其实并无神秘之处，满眼是绿色和姹紫嫣红，有中原地带的柳树杨树，也有南方的木棉梧桐，绿阴丛中露出星星点点的十几幢建筑，都不算高大雄伟，但外观异常精致。头顶上，那个半圆的、色泽灰白的天花板高入云霄，在风中微微波动。

董红淑低声赞叹：“太美了，太美了！”能踏上这片神秘土地，她感到十分庆幸，也十分意外。这是多少记者梦寐以求的幸运，怎么突然落到她的头上呢。

二十一世纪末，世界上已经没有敌对国家，没有战争，没有军事基地、军事秘密之类的东西，甚至连商业机密也几乎不存在了。因为网络无处不在，在那些信奉“信息自由”的黑客骑士长达一百年的不懈进攻下，要想保住商业秘密，代价未免



过于高昂。所以各个跨国公司索性顺应潮流，打开藩篱，把信息自由变成一种时髦。

但世上惟有三个地点仍包着厚厚的外壳：美国亚利桑那州的“1号”，中国中原地带的“2号”，和以色列内格夫沙漠的“3号”。这些地方的全称是“类人劳动力繁育中心”，一般的称呼是“类人工厂”。这些地方的计算机都是采用局域网，同外界的通讯系统有最严格的屏蔽。新闻界对它们基本是装聋作哑，保持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默契，这是极罕见的。要知道，新闻记者都是些贪婪的鲨鱼和秃鹫，平时，只要在一百里外闻见点血腥味儿，他们就会不顾性命地扑上去。

原因无它，这些繁育中心，或者叫类人工厂，使人类（整个人类）处于不尴不尬的地位。这儿有太多的逻辑悖论和道德伦理悖论。

可是，为什么突然通知他们两个来采访？也许斯契潘诺夫知道内情？

一位同样身穿白色工作衣的头发花白的男人在通道口迎接他们。他谦恭地说：“是董小姐和斯契潘诺夫先生吗？请跟我来，何总在办公室等你们。”

董红淑一眼就看出这是位类人。现在，已有十分之一的家庭用上了类人仆人，尽管从外貌上说他们与人类毫无二致（类人长得更健美），但他们身上的“类人味”是无可置疑的。董红淑不经意地瞟了斯契潘诺夫一眼，后者也用目光作了回答：对，是类人。

那位男子正半侧着身体在前边领路，他觉察到了两人的无声对话，微笑着说：“也许你们已经猜到了，我是一个类人，是2号的第一批产品，在这个厂区已经服务二十五年了，从没迈出厂区一步。”